

基于意象图式的动词“穿”的多义体系 及意义连接机制^{*}

朱彦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提要 多义是认知的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意义之间的连接机制更是多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空间运动动词的语义受空间意象图式直接驱动。本文在空间意象图式的基础上,整理出空间运动动词“穿”的20余种不同意义,得到一个呈辐射结构的多义体系,并分析了“穿”不同义位之间的连接机制,即转喻和专指化。文末指出了精细多义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 空间运动动词 空间意象图式 多义 多义连接

中图分类号 H1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0)03-0287-14

1 引言

多义是词义的普遍存在状态。认知的词汇语义学(cognitive lexical semantics)认为,多义词各义位构成的网络体系(network, Brugman 1981, Brugman & Lakoff 1988)中,义位之间有着密切而系统的联系,这些联系是由多种连接机制(linking mechanism)驱动的。义位中又有“中心义位”(central sense)与“非中心义位”(noncentral sense)之别。其中,中心义位更为基础,与其他义位之间的联系更多,更密切。(Norvig & Lakoff 1987, Lakoff 1990: 416)

认知角度的多义研究在英语介词、动词、名词等领域均有代表性成果,如 Lindner (1981), Brugman (1981), Brugman & Lakoff (1988), Tyler & Evans (2003), Norvig & Lakoff (1987), Fillmore & Atkins (2000), Evans (2005)等,而在汉语研究中还非常薄弱。多义是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一个词究竟有多少种意义,如何区分和描写这些意义,是至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和语义学家的问题(Béjoint 1994: 225),这些意义相互联系的机制是什么,更是基于认知的多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拟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动词“穿”的多义体系,便是我们的一个个案研究。

“穿”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典型的空间运动动词,其绝大多数意义都包含了特定的空间运动情境

[收稿日期] 2009年8月1日 [定稿日期] 2010年2月6日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动作动词语义分析”(06CYY011)的一部分,在第十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CLSW2009 鲁东大学,2009年7月27日-30日)上宣读时承蒙贾宝书等与会学者指正,并得到了《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spatial motion situation)。据 Talmy(1975), 运动情境指的是, 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移动或定位, 其中, 移动或定位的物体, 是运动情境的前景 (figure), 被参照的物体是背景 (ground), 物体的移动或定位称为运动 (motion, 简作 M), 移动物体经过的轨迹是路径 (PATH, 简作 P)。

借用 Langacker (1986) 的术语, 我们把前景称作“射体” (trajector), 记为 TR, 背景称作“地标” (landmark), 记为 LM。我们发现, “穿”的各意义不仅包含了 TR、LM、P、M 诸元素 (element) 及其相互关系, 而且, 还展现出了彼此极其相似的空间运动意象图式, 这些义位共同组成了一个有中心义和非中心义之分的意义的辐射结构 (radial structure)。空间关系是人类认知的重要基础, 是认知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也是语义当中最为基本的一种关系, 大部分动词语义学中的重要议题都生发不同种类的空间谓词, 对表空间动词语义的深入分析无疑对动词语义模型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Croft 2000: 78), 而对典型空间运动动词的研究, 也将为更好的认识空间运动动词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文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动词“穿”的多义体系, 包括了成词和充当构词语素两种情况。我们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搜索到含“穿”的例句共 49393 条, 并随机抽取其中的 986 条, [1] 剔除一个无用例句 [2] 后, 统计结果为“穿”共出现 1060 次, 其中独立成词的“穿”共 748 次, 构词语素“穿”共 312 次。“穿”的构词情况 (包括复合词和一些固定词组。词和短语的区分对语素义分析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因此本文不严格区分词和短语) 及词例数如下表所示:

述补式: 拆穿(4)、穿出(2)、穿烂(1)、穿破(1)、穿入(4)、穿透(16)、戳穿(3)、刺穿(6)、打穿(3)、滴穿(1)、点穿(1)、盯穿(1)、顶穿(1)、击穿(1)、揭穿(7)、看穿(7)、弄穿(1)、说穿(7)、烫穿(1)、捅穿(1)、望穿(2)、砸穿(1)

述宾式: 穿帮(2)、穿肠(1)、穿城而过(3)、穿窗[而过](1)、穿刺(2)、穿村[进户](1)、穿洞(2)、穿甲[弹](1)、穿街[过/走巷](3)、穿金[戴银](1)、穿境[而过](1)、穿林[而入](1)、穿幕(1)、穿山₁(7) [3]、穿梭(25)、穿堂风(1)、穿靴[戴帽](1)、穿衣(19)、穿营[过队](1)、穿雨(1)、穿针(3)、穿州[过府/省](2)、[凤]穿牡丹(1)、[过溪]穿岭(1)、[烂石]穿天(1)、[龙]穿身(1)、耐穿(1)

状中式: 穿流其间(1)、穿晒(1)、穿行(13)、穿巡(1)、洞穿(2)、对穿[光](1)、翻穿(1)、横穿(7)、脑穿(1)、内穿(1)、试穿(5)、外穿(3)、斜穿(1)、腰穿(1)、纵穿(1)、[望眼]欲穿(1)

联合式: 吃穿(3)、穿插(16)、穿戴(18)、穿著(1)、穿着 (zhuó) (16)、穿越(27)、穿凿(1)、贯穿(39)

定中式: 穿山₂(1)、穿伤(1)、穿堂(2)

我们主张一种基于语言使用的语义分析模式, 即在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的基础上作词汇语义分析。对于“穿”这样的表动作语素, 朱彦 (2005, 2006) 曾指出, 无论表动作的构词语素还是动作动词, 影响其语义的最重要因素是动作的各种参与角色, 尤其是客体和主体角色。动词的参与角色存在于句法结构中, 动作性构词语素的角色要么存在于词层面, 以构词语素的形式呈现, 要么被投射到句法结构中, 以句法论元的形式呈现。要分析动作语素义, 首先得作构词分析, 找到相应的参与角色, 然后再根据动作与角色之间的语义制约关系, 找到动作性语素中关键性的语义成分。

影响“穿”义的参与角色是 TR 和 LM, 确定了 TR 和 LM, “穿”的意义基本上可以随之确定。语料

[1] 本文利用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对“穿”的 49393 条例句进行随机抽取, 把例句主键 (ID) 尾数为 50 和 00 的例句全部抽取出来, 共得到 986 条。

[2] 所包含的“穿”不指客观事物, 而仅指语言符号本身的例句 (如: A 类“挂”、“穿”是小张、小施正在进行着的……动作, 处于运动持续……), 我们不作分析。

[3] 述宾结构“穿山₁”指从山的内部通过, 定中结构“穿山₂”指山体上有空洞的山。

分析发现,“穿”的意义可大致归为 4 个义系: 1) 从内部通过; 2) 从内部空档通过; 3) 从表面横越; 4) 从夹道中通过。每一个义系又包括若干种不同的意义。“穿”的意义与 TR、LM 所构成的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 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意象图式的任一特征改变, 如 LM、TR 性质特征不同, TR 运动方式不同, 都会导致“穿”义的变化。并且, “穿”的不少意义都有着致使 (causative)、起始 (inchoative) 和状态 (stative) 三种变体, 下面逐一分析。本文不严格区分义位 (sense) 和义面 (meaning facet, 即义位变体), 因为义面即是义位的前身, 当义面的使用高频化、稳固化、全民化以后, 义面即可独立而成为义位。就意义的产生机制而言, 义位和义面并没有区别。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意义的扩展, 因而“穿”的多义体系中既包括了义位, 也包括了一般认为是义面的东西。

2 从内部通过

2.1 起始义

“穿”的一个重要意义, 便是从实心物体的内部通过, 这是“穿” S_1 , 其相应的意象图式中, 地标 LM 是一个实心物体, 射体 TR“穿”LM, 指的是 TR 从 LM 的一面通过其内部直达 LM 的另一面, 其中, TR 进入 LM 处, 是“穿”运动的起点, TR 从 LM 出来的地方, 是“穿”的终点, 如图 1 所示, 圆圈代表 TR, 正方体代表 LM, 虚线箭头代表 TR 的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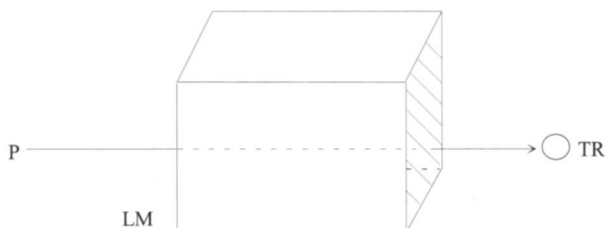


图 1 Schema 1. 3D. NEM. T

3D. NEM. T 是图式 1 的特征, 即 LM 是三维的 (three-dimensional, 即 3D)、非空心的 (nonempty, 即 NEM)、被 TR 通过的 (going through, 即 T)。 S_1 下的 LM, 一般是实心的物体, 语料中出现的实心物体有山体、器具、骨骼、塔、躯体等。例如:

- (1) 包家父子终于挖通了长达 81 米的穿山 (LM) 隧道。
- (2) 五只彩环从塔 (LM) 的中部穿过, 侧面看是一个代表中国的“中”字。
- (3) 尖刀穿过鲤鱼 (LM) 插在桌子上。

例(1)至例(3)中, TR 均从实心物体 LM 的一面进入, 通过其内部从 LM 的另一面出来。

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整体, 如人群、树林、庄稼地、树梢、烟囱群、树丛、星座等, 也常常被整体视为一个类似实心的物体, 这是意象转换 (image transformation, Lakoff 1990) 的结果, 从整体的这一面直到另一面, 也是“穿”。例如:

- (4) 他们踏上海滩, 穿行在稀疏的小树林 (LM) 里。
- (5) 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 (LM), 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
- (6) 太阳在周年视运动中, 大约穿过十二个星座 (LM)。

连成片的非实体事物, 如自然物云、雨、雾、水蒸气、风、光束等, 或者人类制造的现象如枪林弹雨、防卫体系, 其整体也往往被隐喻为一个实心的物体, 在这些现象当中做位移运动, 也可以称为“穿”。例如:

- (7) 魔法师和他的兄弟骑着马穿过重重迷雾 (LM) 向传说中的神秘之地进发。

- (8) 穿越寒风(LM)的雪橇上清脆的铃铛声。
- (9) 拼命想穿过盟军飞机和大炮的火网(LM), 向东逃跑。
- (10) 不要怀疑当你穿过我们的防卫机制(LM)时, 自己为什么无法看到那些防卫。

这类非实体事物现象充当的 LM 往往边界不清, 这类语境下的“穿”义, 一般侧重于指 TR 在 LM 内部的位移运动, 而“穿”的起点和终点, 尤其是终点, 常常是不明指的(unspecified), 因为很难明指。

“穿”S₁ 的变体, 是 TR 进入 LM, 但没有从 LM 的另一面出来, 没有通过(non-going-through, 记为 NT)LM, 换句话说, TR“穿”的终点在 LM 的内部, 而不是在 LM 的边界上, 例如“穿山甲”, 按照常理, 这种动物虽善打洞, 却不大可能把山体打通透; “乱石穿天”, 指石头直插入天空, 但不是把天穿透; “打眼放炮, 凿岩穿洞”, 从上文“打眼放炮”看, “凿岩穿洞”也只是打个洞, 而非把岩石穿通。“穿”的这一意义变式记作 S₂, 可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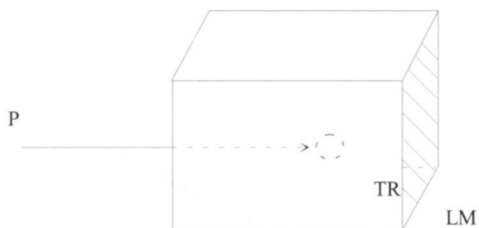


图2 Schema2. 3D. NEM. 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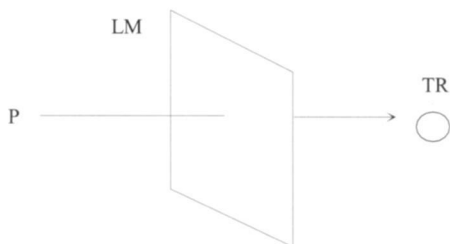


图3 Schema3. 2D. NEM. T

图式 2 中 TR 的运动, 其实是图式 1 中 TR 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阶段, 从图式 1 衍生出图式 2, 可以认为是以整体转喻部分, 即 S₂ 和 S₁ 连接(link)的方式是“转喻”。图式 1 的另一变式, 便是 LM 由三维的实心物体压缩成二维的(two-dimensional, 记作 2D)平面, TR 从 LM 的一面通透其另一面, 这是“穿”S₃, 见图式 3。语料中出现的 LM, 有动物体的腔壁、甲冑、纸、篱笆等。例如:

- (11) 她就算做穿肠(LM)毒药,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吃下去。
- (12) 无坚不钻的穿甲(LM)弹

图式 1 与图式 3 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同位类推(co-hyponymy analogue)关系, 即三维实体与二维实体都属于空间实体下的不同小类, 二者之间是同位关系(co-hyponymy), 既然 TR 通过三维实体内部称为“穿”, 则推而广之, TR 通过二维实体内部也可称为“穿”。〔5〕

2.2 状态义

TR 的穿越可能导致某种结果, 即 LM 变成一种中空的实体, 能从一面直通透到另一面, 因而“穿”又可以指 LM 的这种从内部通透(opening into, 记为 O)的状态, 即“物体的一面与另一面相通透”。这时的“穿”义是状态义, “V+穿”述补式复合词中的“穿”皆为此义, 是 V 导致的一种结果状态。例如:

- (13) 汗水滴穿万古岩
- (14) 士兵们却用长矛刺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科学家的胸膛。
- (15) 他的衣服已被打穿了几个窟窿。

〔5〕 同位类推是词或语素语义变异的常见机制之一, 例如“婚”原指男子和女子经过合法手续结合成为夫妻, 但在“网婚”中, “婚”的语义变异为男子和女子未经合法手续而结合成为夫妻。显然, 两种“婚”都可以视为“男女结合成为夫妻”这一意义的两个下位义, 它们之间是同位关系, 其连接机制便是同位类推。当语义变体升格成为义位, 同位类推也成为了义位之间的连接机制之一。例如“处在两者之间”的“夹”(两座大山夹着一条小沟)和“处在多者之间”的“夹”(夹在人群里)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5年)中分属于义项③和义项④, ④衍生自③, 衍生机制即是同位类推。

例(13)、(14)的“穿”义是运动义 S_1 导致的结果, 记为 S_4 。例(15)的“穿”义是运动义 S_3 导致的结果, 记为 S_5 。 S_4 和 S_5 对应的图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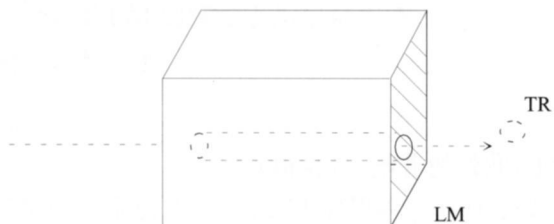


图4 Schema4. 3D. NEM. T. O. R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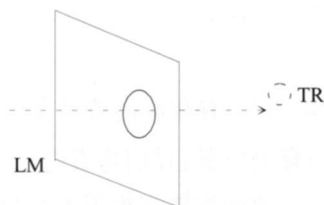


图5 Schema5. 2D. NEM. T. O. RF.

图式4和图式5的特征中, NEM(非中空)是TR运动前LM的性状, O(内部通透)是TR运动后LM的性状, RF表示人的认知对动作结果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质上是一种事件视角(Croft 1990), 对于一个导致了一定结果的复杂的运动事件, 如果事件视角在于运动过程本身, 则是 S_1 和 S_3 , 事件视角转移到运动导致的结果, 则是 S_4 和 S_5 。因而, S_1 与 S_4 、 S_3 与 S_5 之间的连接方式, 都是转喻, 用动作转喻动作所造成的结果。 S_4 与 S_5 之间, 又形成了同位类推的相似关系, 即理论上, S_4 也可以经由 S_5 通过同位类推得到, S_5 也可以经由 S_4 通过同位类推得到。

“穿”的另一状态义, 是图式1的特例, 其特殊性在于, TR必须是一维实体。TR通过LM的结果是, 部分TR在运动结束后仍处于LM之中。“穿”只表达TR存在于LM之中这一状态, 不包括TR通透LM的运动过程, 这一意义记作 S_6 , 如图式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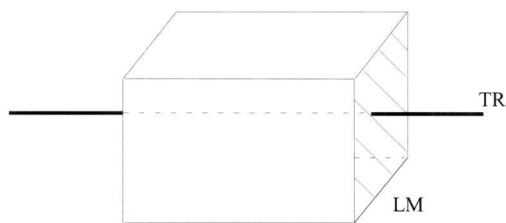


图6 Schema6. 3D. NEM. T. I. R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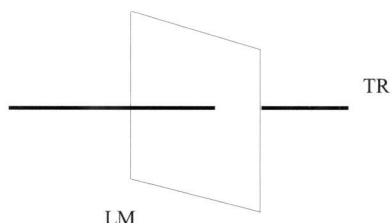


图7 Schema7. 2D. NEM. T. I. RF.

I表示插入(inserting)。图式6由图式1变化而来, 关系是专指化(specification)和转喻(即由运动过程转喻状态)。专指化即是从概括义衍生出专指义。概括义中有一些特征的具体内容不指明, 而专指义则在这些不具体的特征上专指化、特例化了, 如图式1的TR, 其空间性质不确定, 既可以是三维实体, 也可以是二维实体甚至零维的点, 而图式6的TR, 其空间性质非常具体, 它只能是一维实体。可以说, 专指义是概括义的一个特例。例如Lakoff(1990)关于OVER的多义体系中, 从Schema1扩展出来的1. X.NC.、1. VX.C等6个意义与Schema1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专指化。^[6] S_6 在语料中只见2例:

(16)三只野兔抬着一个穿在烤叉(TR)上的猎人(LM)在火上烘烤。

(17)穿在长叉(TR)上的一只肥田鼠(LM)夹在一串白竹鸡和一串雄山雉中间, 在火前转。

我们还可以拟出这样的句子:

(18)棍子尖上穿着一块铁皮, 在阳光下闪着眩目的银光。(自拟)^[7]

例(18)的“穿”也是状态义, 记为 S_7 , 对应于图式7。图式7显然也是图式3的特例。 S_6 与 S_1 、 S_7 与

[6] Schema1的意义是“在上并跨越”, 而LM是竖直的(vertical, 即V)还是延展的(extended, 即X), TR与LM的空间关系是接触(contact, 即C)还是不接触(即NC), 均是不指明的。而1. X.NC.、1. VX.C等6个意义则在LM的性质及TR与LM的空间关系上得到了具体化, 故Lakoff指出这6个意义都是Schema1意义的专指化。

[7] 语料库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例子, 出于行文需要, 本文自拟了几例语料库中没有出现的例子。

S₃ 间的连接机制,除专指化外,还有转喻,即由动作过程转喻动作结果状态,而 S₆ 与 S₇ 之间同时又形成了同位类推关系。

2.3 致使义

状态义 S₆ 与 S₇ 有相应的致使义。例如:

(19)穿上田鼠,我们烤着吃。/把田鼠穿上,我们烤着吃。(自拟)

(20)快把铁皮穿到棍子上。(自拟)

例(19)是 S₁ 的致使义,记作 S₁' ,例(20)是 S₃ 的致使义,记作 S₃' 。据 Croft (1990),致使义与自动义、状态义都是动词致使链上的不同阶段,是事件视角的转换导致动词致使义/起始义/状态义间的交替。某种意义下的原型动词(如状态动词)可在一定句法环境中呈现非原型的其他类型意义(如致使义),这种意义交替机制就是转喻(详下)。因此,可以认为 S₁' 与 S₁、S₃' 与 S₃ 间的连接机制都是转喻。

3 从内部空档通过

3.1 起始义

当 LM 是一个中空的(empty, 记作 EM)三维实体时,TR 从 LM 中间的空档通过,也称为“穿”,这是 S₈。如图式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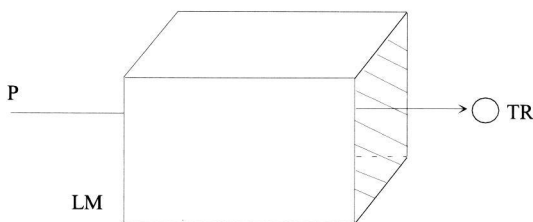


图 8 Schema8. 3D. EM. T.

语料中的 LM,多为建筑物、衣裤等。例如:

(21)她穿过接待室(LM)。

(22)我不得不又穿上衣服(LM)。

图式 8 与图式 1 有着密切的联系,中空的实体与实心的实体间也可以视为一种同位关系,则图式 1 到图式 8 的变化也属同位类推,这也是 S₈ 和 S₁ 之间的连接机制。“穿”S₈ 的变体,便是 TR 进入 LM 的空档,但不出到 LM 之外,即未通过 LM。“穿鞋子”、“穿袜子”都是如此。这是“穿”S₉,见图式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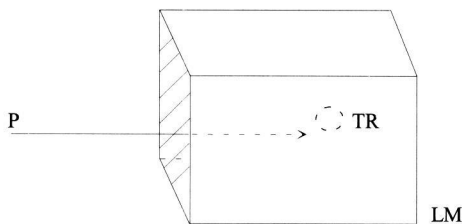


图 9 Schema9. 3D. EM. 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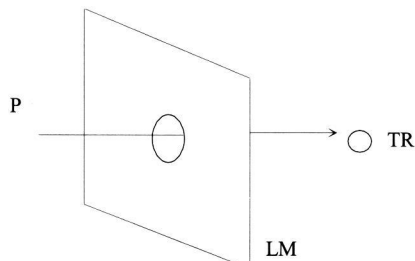


图 10 Schema10. 2D. EM. T.

很显然, S₉ 是 S₈ 过程的一部分,两者的连接机制也是转喻。但要看到,图式 9 与图式 2 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彼此相似,仅在 LM 是否中空这一特征上存在差异,因而 S₉ 与 S₂ 也是同位类推关系。

图式 8 的一个变体,是 LM 为中空二维的平面,TR 从 LM 的空档通过,也是“穿”,这是 S₁₀,如图式 10 所示。语料中的 LM,多为门、窗。例如:

(23)他们看到她穿过铁格子门(LM)到教堂的墓地里不见了。

(24)开着窗子,大风穿窗(LM)而过便安然无险。

S_{10} 与 S_8 在LM的维度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而同时, S_{10} 又可以与 S_3 在LM的中空与非中空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

3.2 状态义

当TR是一维的实体,从LM中间的空档通过以后,TR的运动结束,并使得至少有一部分TR保留在LM的空档中,换句话说,至少有部分LM覆盖了TR。因而“穿”又可以指TR被LM覆盖的状态,这是“穿” S_{11} 。该义是 S_8 的一个特例,可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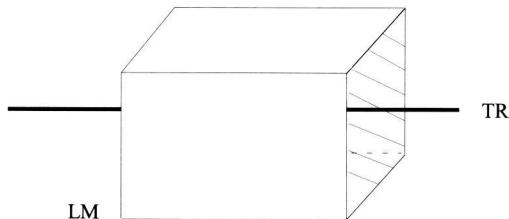


图 11 Schema 11. 3D. EM. T. I. RF

语料中的LM,几乎都是衣裤类,这一意义的“穿”,大量的出现在表示人着装的语境中。例如:

(25)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 (26)章竹安当时穿了一套极挺刮的黑色西装。

(27)先生今天穿得这么整齐。 (28)大热天,穿件破背心汗流浹背,心无二用。

例(25)、(26)的“穿”带了“着”“了”等态(aspect)成分,例(27)带了状态补语,例(28)的“穿”既没有态成分,也没有补语。例(25)至(28)的“穿”尽管所处句法环境不同,但都表示服装附着于人身上的状态。

(29)弄堂上空竹竿上穿晒的动裤层层叠叠五颜六色滴着水。

例(29)的“穿”处于复合词“穿晒”之中,表示方式,也是状态义。固定结构如“穿金戴银”“耐穿”“穿戴”中的“穿”呈现的也多是状态义。

从图式 8 到图式 11,连接的机制是专指化,即图式 8 的 TR 必须为一维实体,TR 运动结束后,它的一部分被 LM 所覆盖,这个状态便是图式 11。 S_{11} 与 S_6 又构成同位类推关系。

“穿” S_{11} 的一个变式,是一维的 TR 进入但没有通透 LM,这是 S_{12} 。如图式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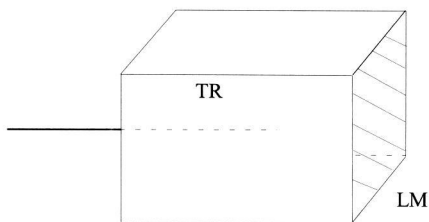


图 12 Schema 12. 3D. EM. NT. I. R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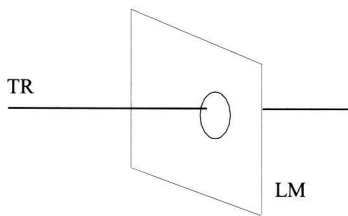


图 13 Schema 13. 2D. EM. T. I. RF.

“穿” S_{12} 主要出现在“穿鞋”的语境中。例如:

(30)穿着破棉鞋。 (31)检修工要穿雨靴干活。

S_{12} 是 S_{11} 过程的一部分,从 S_{11} 到 S_{12} 是转喻关系。而 S_{12} 与 S_9 显然也具有专指化和转喻(运动过程转喻结果状态)关系。

当图式 11 的 LM 压缩为二维平面时,“穿” S_{11} 又产生了一个变体,即 S_{13} 。如图式 13 所示。例如:

(32)线穿在针眼上/针眼上穿着线。(自拟)

S₁₃是S₁₁的同位类推,又是S₁₀的专指化和转喻,同时,S₁₃又与S₇在EM/NEM这对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

3.3 致使义

“穿”S₈、S₉、S₁₀都有对应的致使义,分别记为S_{8'}、S_{9'}、S_{10'}。例如:

- (33)我得提前二十分钟给她把衣服穿好。
- (34)他把套鞋穿上,在衣袋里塞了几份文件。
- (35)她眼睛不好使,穿针老穿不上。(自拟)

S_{8'}、S_{9'}、S_{10'}与S₈、S₉、S₁₀的关系分别是转喻关系。

4 从表面横越

当LM是二维平面时,TR从LM的“内部”通过,有两种可能:一是TR的轨迹P与LM交叉,TR穿透LM,图式3就是这种情况;二是TR的轨迹P至少有部分完全被LM所包含,TR横越LM。这是“穿”S₁₄。如图所示(CR表示横越, crossing, C表示P与LM的接触, contac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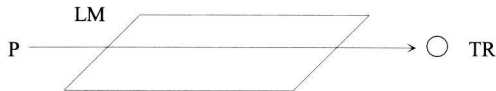


图14 Schema14. 2D. CR. C.

语料中的LM主要有:行政区划、地区(如南部、北部)、国家、自然界中的大片地域(包括草地、海洋、高原、大陆、沙漠、田野等)、人工建造的大块平地(如操场、广场、校场、院子等)。例如:

- (36)北出腊子口,是毛泽东等人在走出穿越草地(LM)这一妙着之时……
- (37)他又斜穿沙特雷广场(LM),回到了河岸边。
- (38)迅猛的暴风雪给横穿这个县(LM)的中尼公路造成的损失较大。

例(36)至(38)中的“穿”都是运动义,其中例(36)、(37)是真正的运动,而例(38)是假想的运动(fictive motion,参Talmy 2000),是对公路的一部分位于县区域之内这一静态事件的隐喻。

图14可以认为是图式1的一个变式,二者的连接关系是同位类推,因为三维物体与二维平面是空间物下的同位关系,既然透过三维物体内部是“穿”,则跨越二维平面的内部也可以类推为“穿”。

“穿”S₁₄有一种变式,即TR的轨迹不在LM表面,而是在LM的上方或下方,与LM平面大体平行,或者说,处于LM的投影LM'上,这是TR对LM的假想的横越(fictive crossing),记作“穿”S₁₅。如图所示(NC表示不接触, noncontac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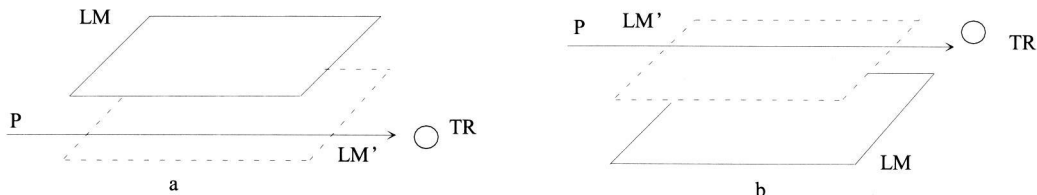


图15 Schema15. 2D. CR. NC.

图式15(a)TR的轨迹在LM下方,图式15(b)中TR的轨迹在LM上方。例如:

- (39)进出小区的门都锁了,得从地下通道穿过这片小区到小区背后去。(自拟)
- (40)[蜜糖]是蜜蜂穿州过省耗日费时的劳动结晶。

例(39)的“穿”义对应于图式 15(a), TR 在 LM 的下方横越而过。例(40)的“穿”义对应于图式 15(b), TR 在 LM 的上方横越而过。

无论图式 14 的真实的横越,还是图式 15 中的假想的横越, TR 的轨迹 P 与平面 LM 之间都是平行关系(图式 14 中 P 包含于 LM 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平行),也即 P 与 LM 的关系属于平行关系下的不同类型,所以 S_{14} 与 S_{15} 之间还是同位类推关系。

当图式 14 的二维平面 LM 再进一步收缩为一维的线状物时, TR 从一边横越该线状物到达其另一边,也称为“穿”,这是“穿” S_{16} 。如图所示:



图 16 Schema16. 1D. CR. C.

在这一意义下,语料中的 LM 多为街道、马路等线状物。〔8〕例如:

(41)是希腊人,正穿过街道朝我跑来。

(42)乱穿马路,乱丢乱吐。

S_{16} 与 S_{14} 也是一种同位类推的关系。 S_{16} 也有变体,即 TR 从一维的 LM 上方或下方横越,TR 的轨迹并不与 LM 相交,而是与 LM 的投影 LM' 相交,这是“穿” S_{17} ,例如例(61)、(62)。如图式 17 所示:



图 17 Schema17. 1D. CR. NC.

(43)四号公路全长 974.17 米,为地沟式,从地下穿过 3 条机场滑行道及两条机动车道。

(44)每年秋天,鸟儿们都要穿越国境线,向南飞去。(自拟)

例(43)对应于图 17(a),例(44)对应于图 17(b)。

“穿” S_{17} 也是一种假想的横越, S_{17} 与 S_{16} 分别属于几何空间中两直线相交的不同类型,因而其间的关系也是同位类推。同时, S_{17} 与 S_{15} 也形成同位类推关系。

5 从夹道中通过

“穿”还有一个意义,是从物体之间的夹道中通过,相比起图式 4、5、8、9、10、11 等当中 LM 内部的空档,图式 18 中 LM 之间的空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open space,记作 OSP),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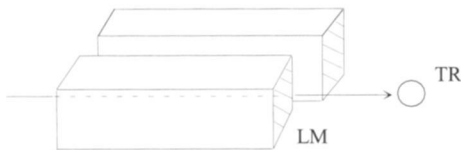


图 18 Schema18. 3D. OSP. T.

图式 18 中,LM 由两个实体组成,两者相距窄小,中有夹道,TR 便从这一夹道中通过,谓之“穿”,这是

〔8〕把街道、马路视为线状物或会引起不同意见。从现实情况看,街道、马路都是有宽度的,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线”,然而,由于其宽度与长度的相差悬殊,我们完全可以把街道、马路的宽度忽略不计,将之视为一条一维的线。本文所讨论的意象图式并不是可以完全反映真实世界的丰富意象,而只是一种相对抽象的图式(relatedly abstract schema, Lakoff 1990: 453)。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马路、街道”视为一维的线状物,应更符合意象图式的抽象性原则。

S₁₈。语料中的 LM 之间的夹道,有山谷、街巷、石峡、夹缝、空隙、海峡、船边的狭窄过道、隘口、柱廊、云间、经线之间(“穿梭”中的梭子即在密集的经线之间穿过)等。例如:

(45)只见一缕阳光自一石峡(LM)中穿入。

但也有不少的语料, LM 是由密集的同类实体构成的成片区域,如山岭由一个个密集的山体构成,城市、村镇由密集建筑物构成,这些密集的实体相互之间往往有夹道,众多的夹道连接成特定的路径,在这样的路径中通行,也是“穿”S₁₈。例如:

(46)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LM)。

图式 18 和图式 8 有着密切的关系,图式 8 中 LM 中间的空档四面都有界,是一个完好形式(well-formed)的空间,而图式 18 中的空档至少有一面是无界的,开放的,因而是一个形式残缺的空间。对于一个开放的或者残缺的空间形式,人们往往以相应的封闭的、完形的空间格局去理解它,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完形感知。如图 19 所示:



图 19 开放空间的完形感知

图式 19(a)是图式 18 中 LM 的正面,在深色的两物体间有一条夹道,而在图式 19(b)中,这条夹道被人的认知修补为一个封闭的空间。所以,图式 18 与图式 8 间的联系,还是可以视为同位类推,空间形式有完好与残缺之分,通过完好的空间可以称为“穿”,则通过残缺的空间,也可以推而广之称为“穿”。

6 “穿”的多义体系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动词“穿”的多义体系,如图 20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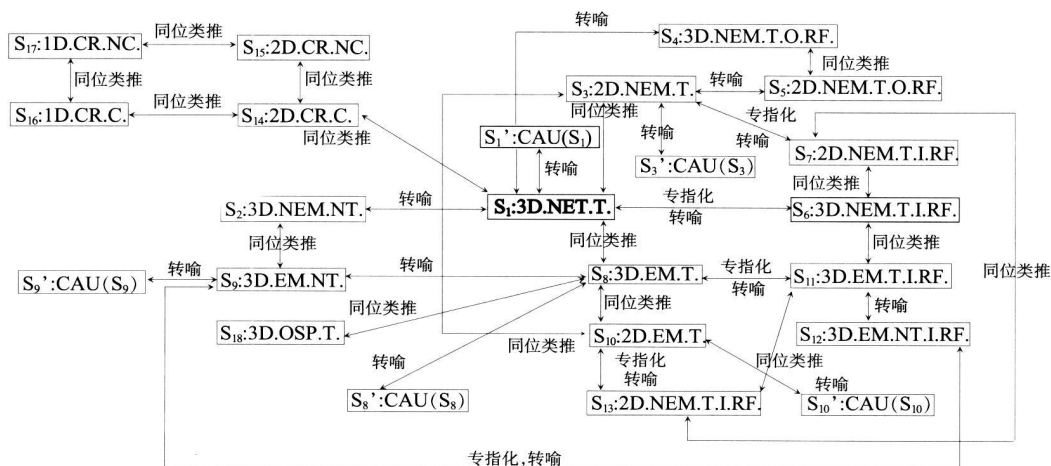


图 20 动词“穿”的多义体系

从图式 20 可见,“穿”的众多意义彼此联系,彼此相似(双向箭头表示意义间的相似关系^[9]),共同

[9] 本文旨在探讨共时层面上“穿”多义网络中各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反映的是“范畴的共时结构”,它与历时层面上意义产生的历史进程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即使不一致,它也可视为范畴内部共时的‘结构重组’的产物”。认知语言学的这种分析多义范畴的思路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如词义引申、实词虚化的分析)有重要的价值(张敏 1998: 77)。因而我们用双箭头连接彼此关联的意义,强调的是它们共时层面上的相似性。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意义之间呈家族相似关系的辐射网络(radial network)。其中, S_1 与其他意义的联系最多, 与其他意义有着最大范围的相似性, 所以 S_1 是该辐射网络的中心义(central sense)。

从图式 20 不难看到, “穿”意义联系的最重要方式是同位类推, 有同位类推关系的两意义, 其属特征及多数种特征是一致的, 只在个别种特征上有差异。在“穿”的多义体系中, 这些有差异的种特征包括:

1) LM 的空间维度的差异: 有三维、二维和一维三种差别。在空间维度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的意义对有: S_1-S_3 、 S_6-S_7 、 S_8-S_{10} 、 $S_{11}-S_{13}$ 、 $S_{14}-S_{16}$ 、 $S_{15}-S_{17}$ 。

2) LM 的内部状况的差异: 有实心与中空两种差别。在实心与中空的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的意义对有: S_1-S_8 、 S_2-S_9 、 S_3-S_{10} 、 S_6-S_{11} 、 S_7-S_{13} 。

3) LM 所提供的通道的差异: 有封闭空间与开放空间两种差别。在 LM 通道的封闭与开放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的意义对有: S_8-S_{18} 。

4) TR 的轨迹 P 与 LM 的空间关系的差异: 有接触和不接触两种差别。在接触与不接触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的意义对有: $S_{14}-S_{15}$ 、 $S_{16}-S_{17}$ 。

这几种差异特征中, 1)至 3)都是 LM 的空间性质, 4)是 TR 的运动方式。可见, “穿”空间意象图式的差异与 LM 的空间性质及 TR 的运动方式有直接关系。可以认为, LM 的空间性质与 TR 的运动方式是“穿”空间意象图式的两个基本元素, 只要其中一个元素发生些微的改变, 整个意象图式就会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穿”意义的变化。可以说, 意象图式结构的变化是空间运动义衍生和变化的最重要驱动。

除同位类推以外, 转喻也是“穿”多义连接的重要方式, 包括以下类型:

1)运动的完整过程转喻运动的阶段性过程, 所形成的意义对有: S_1-S_2 、 S_8-S_9 、 $S_{11}-S_{12}$ 。对“穿”义而言, 这种转喻涉及到的特征差异是 TR 深入 LM 的程度差异, 有通透 LM 与不通透 LM 两种差别, 不通透 LM 可视为通透 LM 的一个阶段性的部分。

2)致使一起始一状态义之间的转喻, 包括两种情况:

A、起始义转喻状态义, 即运动过程转喻运动导致的结果, 形成的意义对有: S_1-S_4 、 S_3-S_5 、 S_1-S_6 、 S_3-S_7 、 S_8-S_{11} 、 S_9-S_{12} 。

B、起始义转喻致使义, 即运动过程转喻整个致使过程, 所形成的意义对有: S_1-S_1' 、 S_3-S_3' 、 S_8-S_8' 、 S_9-S_9' 、 $S_{10}-S_{10}'$ 。

据 Croft(1990), 致使、起始、状态三种事件类型构成一个致使链(causative chain), 一个完整的致使链代表了一个从致使到起变到状态形成的复杂事件, 如图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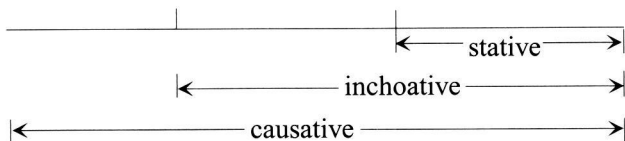


图 21 Croft 的致使链

理想化的状态事件是致使链的最后一段, 理想化的起始事件是致使链的后两段, 而理想化的致使事件包括了整个致使链。动词语义对致使链中不同事件类型的凸显, 是事件视角所致, 而动词语义在致使链上不同事件类型之间的转换, 其实是不同事件阶段之间的转喻。

转喻的发生基于相邻(contiguity)的联想关系, 由此, 同位类推也可以视为转喻的一种, 即同位转喻, 是同位相邻之间的转喻。而运动的完整过程与阶段性过程之间的转喻, 以及致使、起始、状态义之间的转喻, 是整体一部分转喻。如此看来, 像“穿”这样其意义对空间意象图式的变化极为敏感的动词, 其意义扩展的最主要机制就是转喻。

“穿”多义连接的第三种方式是专指化,即是从概括义衍生出专指义。图20中有专指化关系的意义对是: $S_1 - S_6$ 、 $S_3 - S_7$ 、 $S_8 - S_{11}$ 、 $S_{10} - S_{13}$,其中, S_1 、 S_3 、 S_8 、 S_{10} 都是起始义而 S_7 、 S_6 、 S_{11} 和 S_{13} 都是相应的状态义。

多义之间的连接机制,是认知的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最为人熟知的连接机制是隐喻和转喻,学者们还提出了专指化(Lakoff 1990)、意象—图式的转换(image-schema transformation, Lakoff 1990)、特征调整(feature modulation, Geeraerts 1997)、框架的添加(frame-addition, Norvig & Lakoff 1987)等,而本文又在空间运动动词的不同意义之间发现了同位类推(或说是同位转喻)的连接方式。新义究竟是如何从旧义中扩展出来的,这一领域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7 余论:精细的多义与适度的多义

本文对“穿”义的分析思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 Brugman (1981)/Lakoff (1987)的研究思路。这种 Brugman/Lakoff 式的做法,支持者众,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Tyler & Evans 2001; Der Gucht, et al. 2007),主理由是:这样的多义体系太精细、太无限制,语言使用者大脑中的多义体系未必如此琐碎。反对者指出,应该把词固有的意义与语境赋予的意义、人的相关知识分开,Brugman/Lakoff 式体系中的不少意义,就不是词的固有意义,而是词的固有意义在一定语境中的在线生成的变体,所以应该提倡一种适度的多义,而不是过于精细的多义。

我们认为,反对者的意见对于语言应用,如词典编纂、教科书的编写等,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过于精细的多义确实不利于直接的语言应用。但 Brugman/Lakoff 式的多义,其价值不在于直接的语言应用,而在于为细化的词汇语义研究、为义位变体层面的语义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一直以来的词汇语义研究,不是太细了,而是太粗了,对义位的归并缺乏有说服力的、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操作价值的分析,对义位的变体,即义面(meaning facet),更鲜有深入的研究。从动态语义学(Emergent Semantics)的角度来看,没有绝对稳定的词义,只有在话语中不断呈现的词义(Huang 1998; Tao 2003),在实际的语言运用当中,我们见到的都是具体的在线生成的义面,而非抽象的义位。而所谓稳定的固有的意义,所谓的义位,其实是以某个义面为核心的义面群(facet group),义位正是在对义面群的概括中突显出来的。另外,认知语义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多义体系中意义之间的驱动机制问题,无疑只有在进入高度微观层面的时候,才可能得到最好的展现,因为只有的高度微观的世界里,意义变化的阶段、细节才能呈现得更为清晰。因此,Brugman/Lakoff 式的精细研究,是词义分析的基础性工作,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关于本文所分析的“穿”的精细多义对适度多义(如词典释义)的意义与价值,篇幅所限,拟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王艾录 1998 语义干涉和义素脱落,载邵敬敏主编《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王艾录 孟宪良 1996 语素入词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87—90页。
 张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彦 2005 《取得动词释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
 朱彦 2006 核心成分、别义成分与动作语义分析——以“收”为例,《中国语文》第4期,313—320页。
 Béjoint, H. 2000 *Modern Lexicogra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gman, C & Lakoff, G. 1988 Cognitive topology and lexical networks. In Dirk Geeraert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109—139.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rugman, C. 1981 *Story of Ov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 Brugman, C. 1997 *Polysemy*. In Verschuren, Jef, Ostman, Jan—Ola, Bulcaen, Chris(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1—26.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Philadelphia.
- Croft, W. 1990 Possible verbs and the structure of events. In S. L. Tsohatzidis,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48—73. London: Routledge.
- Cuyckens, H. & Zawada, B. 1997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uyckens, H. Dirven, R. Taylor, J. R. 2003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er Gucht, F. V, Willems, K. & Cuyper, L. D. 2007 The iconicity of embodied meaning: Polysemy of spatial prepositions in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Language Sciences* 29, 733—754.
- Evans, V. 2005 The meaning of time: polysemy, the lexicon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33—75.
- Fillmore, C. J. & Atkins, B. T. S. 2000 Describing Polysemy: The Case of “crawl”. In Ravin, Yael & Leacock, Claudia. *Polysemy: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aerts, D. 1997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S. 1998 Emergent Lexical Semantics. In Huang, S. (ed.),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129—150. Taipei: Crane publication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416—46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vig, P. & Lakoff, G. 1987 Taking: a study in lexical network theory, 195—206. *Paper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of 13th BLS*, Berkeley.
- Talmy, L. 1975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Motion. In John P. Kimball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lmy, L. 2000 Fictive Motion in Language and “Ception”. In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Tao, H. 2003 Toward an Emergent View of Lexical Seman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 837—856.
- Taylor, J. R.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 Tyler, A. & Evans, V. 2001 Reconsidering Prepositional Polysemy Networks: The Case of over. *Language* 77(1): 724—765.
- Tyler, A. & Evans, V. 2003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Spatial Scenes, Embodied Meaning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朱彦,女,1975年11月生,广西柳州市人。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词法学、词汇语义学、词典学。

Polysemy of Verb *chuan* (穿) and the Linking Mechanisms among Senses: An Image-schema-based Approach

Zhu 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Polysem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s of cognitive lexical semantics, in which the linking mechanisms among the senses is considered as a very challenging one. Sense of a spatial motion verb is directly motivated by spatial image schemas. This paper adopts an approach based on spatial image schemas, extracts more than twenty distinct senses of the spatial motion verb *chuan* (穿), and attains a radial-structured polysemous system. It also discusses the linking mechanisms, that is, metonymy and specif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enses, and points out in the en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to fine-grained polysemy.

Keywords spatial motion verb spatial image schema polysemy polysemous linking

“国际汉语教学理念与模式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征稿启事

由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教育教材语言分中心、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国际汉语教学的理念与模式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0年11月12日—14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现向国内外公开征集论文,欢迎海内外学者提交论文摘要。

本次会议议题为:华裔与非华裔语言保持与认同研究;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的接口问题;对外汉语教师发展研究;国际汉语教材研究。

论文摘要要求:摘要请用中文撰写,标题用三号宋体,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数在800字左右,限A4纸1页,并留出适当页边距。请将论文摘要以Word文档形式发至会议秘书组负责人邮箱,其中一份匿名,用于匿名评审;另一份注明作者姓名、单位、电子邮箱、通讯地址等,用于编印摘要集。摘要截止时间为2010年5月31日。论文摘要的接受通知将于2010年6月30日前发出。

秘书组负责人:郑艳群 电子邮箱: huiyi7@blcu.edu.cn 联系电话:010-82303812

会务组负责人:郑泽芝 联系电话:13023907239

会议网站:<http://www.dwhyjzx.com>

(本刊记者)